

女兵冰瑩

張文瀾編

獨立出版社印行

838
Ds 4

36 32 29 26 22 18 15 7 8 2 2 1 1 1

露談冰瑩……

成千的羣衆默默地靜聽謝冰瑩的「前方與後方」

……惠儒……

……

……

從前線來的冰瑩女士……

……劍平……

……

……

……

活躍在前線的冰瑩……

……沙白……

……

……

……

冰瑩的會見……

……老向……

……

……

……

沙灘迎謝記……

……朱文新……

……

……

……

送冰瑩再從軍……

……沙雁……

……

……

……

歡迎謝冰瑩女士及其同志……

……金子……

……

……

……

謝冰瑩一行抵宜（新聞）……

……

……

……

……

附錄

到前線去……

……

……

……

……

戰地生活……

……

……

……

……

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

……

……

……

……

婦女怎樣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

……

……

……

……

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

……

……

……

編者的話……

……

……

……

……

送冰瑩赴前線

柳亞子

三載不相親，意氣還如舊。殲敵早歸來，痛飲黃龍酒。

贈冰瑩

何香凝

征衣穿上到軍中，巾幗英雄武士風；錦繡江山遭禍禍，深閨娘子去從戎。

贈冰瑩

田漢

謝家才調信縱橫，慣向槍林策杖行，應駕江南添壯氣，湖南新到女兒兵。

八一三戰火中山金陵赴滬得晤諸舊友某夜與冰瑩亞子等訪大場戰線冰瑩為談服務雜店前線時事使人
極興奮武昌春暮又遇故人因錄舊句

贈冰瑩

黃炎培

早讀冰瑩美妙文，雲中何地識湘君？可憐相見滄江晚，九派潯陽壓寇氛。
投筆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櫛亦戎刀，文章絕詣誰論價？獨讀從軍日記高。

冰瑩女士邂逅漢上，又將挾筆上前線，率賦二章奉贈。時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贈冰瑩

陳銘樞

冰瑩女士養痾北碚與其女友同訪余於山莊不遇留書謂將貢赴疆場率賦一律寄寄

山居晚步自躊躇，返睇留書訪木蘭！又告從軍彼甲營，早彰妙筆挾心丹。東山蠅腹非吾事，大漢金甌看
其完，苦病還聞揮慧劍，春風猶冀願加餐！

近聞經特先生「冰瑩割鼻特疾記」，不惟感彼仿體之真篤，尤佩女士精神之凌厲，故第七句云云。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送冰瑩出征

冷冷

百年來

太平洋的洪聲

撼拍着大中國海的邊沿

(是洶湧而狂放的呀)

逆溯着揚子江的波浪

也捲匯了

瀟湘二水的雄濤

三湘之渭的女兒們

有多少投身於滾滾的時代之流

爲了爭奪

不許中國大陸的沉淪

* *

你，天稟以古祖國的慧穎

先是歌唱着，筆寫着

洞庭湖水

岳麓山石

而今尙會說出你兒時的才藝

* *

革命的大纛從嶺南來

風靡了你這熱情的女拜倫

將筆硯拋擲

也不甘願那一頂桂冠

你作爲一個掙脫了鎖鍊的女叛徒

啊，湘江楚水

歡迎你投身或行

十年的窮苦也緊逼着你

在北地的故都

在黃浦灘頭

在那敵國的櫻花樹下

你，受難，入獄

中國的女人的定命律

多少次魔鬼將要吞食你

終竟，你以強毅來答覆了牠們

*

*

好容易

盼到了

盧溝橋的一聲砲響

你又以從洪爐中

鍛鍊過的心身

在南北戰場

率領着一羣

獻身於祖國的女兒們

一次，二次，三次。

中華民族戰爭的

凱旋碑上

將永遠記載了

妳們的勞績。

★ ★

百年來

太平洋的洪濤

撼拍着大中國海的邊沿

（是洶湧而狂放的呀）

逆溯着揚子江的波浪

也捲颶了

瀟湘二水的健魂

三湘之湄的女兒們

有多少投身於滾滾的時代之流

爲了爭奪

不許中國大陸的沉淪

冰瑩女士的經歷

恩伊

冰瑩的名字，似乎與「從軍日記」不能分開。這是因爲她那幾篇生動有力的日記，把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的怒潮，有聲有色地描繪出來，給了一切生活在第一期國民革命潮流裏的人們一個興奮的回憶；也因爲那本從軍日記有了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幾國文字的譯本，使更多的人認識了這麼一個從事革命實際工作的女兵。其實談到她的創作，在從軍日記之後，已經有更多可以使人滿意的作品了。這話留到後面去說，這裏且先略述她三十年來生活的經歷。

冰瑩姓謝，名彬，民國前五年生在湖南新化一個風氣閉塞的農村——謝鐸山。她的家庭是一個十足的封建典型，父親謝玉芝先生爲湘中著名的經學家，學問非常淵博；母親也是一個通文達理的女性。特別對禮教，非常重視。她從小就受了舊式的家庭教育，所以五歲即能背誦詩文。舊文學的底子，可以

說完全是在家庭中打好了的。然而冰瑩女士本來就是一副倔強的性格，由母胎裏帶來了反抗的精神。她極端厭惡封建社會的設施，厭惡一切舊的不合時代需要的學問。所以在她十二歲的那年，便開始了反封建的鬥爭。她反對裹足、穿耳，以自殺向家庭威脅，要進學校去讀書。進了學校之後，爲了反對那位充滿了封建思想的管理員，而被開除。雖然那時她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鄉下姑娘，却已繼續不斷地與現實鬥爭，追求光明的前途。直至民國十一年夏季進了湖南省立女子師範之後，這才算她是她確實走上了新教育的軌道，接受新智識的洗禮，投進了新藝術的懷抱中去，啓發了她的新文學的天才。更因爲在女師受了徐校長的思想人格影響，加強了她的革命意識。因此民國十五年新時代的警鐘一響，她便首先第一人拋棄了書本，脫下了旗袍，走到武漢去進中央軍校的女生隊——恰巧她入學考試又是取在第一名，真不愧爲新時代裏第一個打先鋒的女戰士哩！她那部熱情奔放而又流暢美麗的從軍日記，便是此時在戎馬倥傯中寫成的，連續登載在十六年的武漢中央日報，並由林語堂先生首先譯成英文，在美國各大雜誌上發表，哄動了全世界的文壇。博得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和美國大文豪辛克萊等至可貴的好評。

後來女生隊解散，她也就解甲歸田，走進了家庭的牢獄，儘管舊社會中的慘痛生涯。爲的父母強迫她和一個三歲時就許配過郎君去結婚，她曾四次逃奔，演出神話似的孤軍奮鬥的好戲，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然而苦命的冰瑩，剛剛脫離了家庭的牢獄，逃到沙漠，便被送到牢獄裏去，幸虧她父親的門生故舊多，不然，早已被封建社會的淫威吞噬掉了（以上見一個女兵的自傳）。

民國十七年六月，冰瑩到了上海，進藝術大學讀書。當時因為參加康洛文藝社的活動，及上海工人運動，又被法國捕房捉去，坐了第二次的牢獄。幸經孫伏園先生担保，算是脫離了虎口。後來藝大停閉了，她到北平去，主編河北民國日報副刊。翌年八月裏，該報又停止出版，她才改進國立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文學系去讀書。從此以後，她的生活更覺勞苦，她一面要在女師大受課，一面要去大中中學和安徽中學教書；一面要賣文維持生活，一面又要參加種種革命工作，做過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實際工作，這樣更養成了她的堅苦奮鬥，百折不撓的精神。

二十年春末，因所主持的演劇運動有犯禁令之處，避至長沙，在岳麓山峨濤亭閉門自修數月（見麓山通訊）。至夏末始重赴上海，遷居黑宮，寫了一本長篇小說「青年王國材」，由中學生書局出版；一本「青年書信」，由北新書局出版；另外還搜集中篇小說五篇，成「前路」，彙編散文十五篇，成「簾山集」，由光明書局出版。是年八月積集稿費數百元，留學日本。「九一八」事件發生，中國留學生在東京開追悼東北死難烈士大會，並秘密組織抗日救國會，作大規模的反日運動。這些工作，自然都少不了有冰瑩的重要任務。因此被日警日夜搜查，不堪侮辱，乃於十二月回到了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她便極力從事反日宣傳，那時她是中國著作抗敵協會裏的活動份子之一，除文字工作之外，並參加寶隆醫院的救護隊，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受傷的將士；同時又主編「婦女之光」，發動勞働婦女參加抗戰。雖至戰事結束，刊物還曾繼續發行。其後她專為海上各雜誌寫文，以稿費所得，創辦一所「上海

婦女職業補習學校」，自任校長。但終於爲的經費過於困難，只三個月便停辦了。

二十二年一月間，她離開了上海，同柳无妬女士到福建的龍岩去考察閩西的社會狀況，從此無形中脫離了左聯的組織關係，做一個純正的國民。六月返廈門，任福建省立廈門中學國文教員，與黃震（維特）結婚。在廈門會同謝文炳、方瑋德、馬仲殊等成立燈塔文藝社，編輯「燈塔月刊」；領導廈中青年，主編「曙光」週刊，激起了閩南新文藝的一個小小波浪。

二十三年一月間，她曾擔任人民政府婦女部長，無故遭國民政府通緝，不安於教學生活，乃同維特返長沙，隱居於妙高峯上。當時維特應長沙高中聘任教職，她閉門謝客，專事著述，寫成了「女兵的自傳」初稿的一大部份；還寫了不少短篇文字，在各報章雜誌上發表。這一段生活，可以說是冰瑩生命史上的黃金時代，既無生活的愁慮，又得了愛情的安慰，所以身體日見健壯，精神日見活躍。由其當日在「青年界」上的相片看來，居然成一個美麗而又摩登的女郎了。

是年九月，第二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文學系，參加日本青年所組織的婦女文藝社及中國文藝研究會活動。翌年二十四年春季改入早稻田大學院，研究日本文學，適維特君赴日考察理科教育，旋亦進東京帝國大學院研究昆蟲。當時彼等各大報傳爲佳話，爭相刊載其事，因以引起警視廳注意，再次受日警搜查。結果被搜去朝鮮台灣的朋友相片及日本前進作家神近市子等的信札多件，認爲有反日，反偽滿的革命嫌疑。夫婦雙雙被捕入獄，四二十一日，受盡種種酷刑，腦部傷害尤重，因以罹神經性的

各種疾病。最近三年來之所以屢屢困守病榻的原因，就是日本軍盜佔此時所施給她的恩惠。

六月間冰瑩夫婦回到上海。整理日警沒收後的餘殘散文數篇，成「湖南的風」一書，由北新書局出版。八月赴桂，任南甯高中國文教員，主編「廣西婦女」週刊。因在敵國受傷之役，百病叢生，體質日益虧損，貧血達於極度，在教室內時常暈倒，故於學期結束後，便辭職回到長沙，維持因亦隨之辭去廣西教育廳醫學職務，仍任課於長沙高中。這一年（二十五年中），她每日早晨照例須赴湘雅醫院候診，一直到黃昏纔能回寓。但她仍努力寫作。七月間完成「一個女兵的自傳」全稿，八月由良友書店出版。

二十六年四月，她那位剛回復感情不久的母親，突患中風逝世。她因過度傷感，暈病重發。這一期維特已改聘於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假衡山鄉村師範學校編寫科學讀物，所以她也隨往衡山養病。後來身體日益不支，改赴南岳山療養院休養。此時的冰瑩奄奄一息，似乎在等候幻滅了，朋友們甚為憂慮，她的維特自然更為焦急！直到七七盧溝橋抗戰開始，給了她一個極大的興奮，她居於活躍起來，再也不能平靜地休養下去了。乃回到長沙，發動文化救亡工作，着手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九月十四日率其團員十九人隨第四軍出發東戰場，在羅店嘉定前線服務。這一出發，激動了全國婦女界奮勇為國的熱忱，開婦女上火線去工作的風氣。自是相繼而起的有胡蘭畦女士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丁玲女士的西北婦女戰地服務團，李荃蘭女士的第二批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廣西的女學生軍，以及雲南貴

州四川省等的婦女戰地服務團，接二連三地都繼續跑上了火線，在爲神聖的抗戰而努力。雖然冰瑩自己所率領的那一批打先鋒的團員，在東戰場大軍撤退、南京陷落之後，團體奉命改組，團員各別的分散到各方面去工作，表面上看去，好像是解散了；其實他們都在運用其經驗，努力更偉大的任務。比方拿冰瑩女士來說，她從東戰場撤退回到了武漢之後，便受各學校各團體邀請演講前方情勢，盡量發揮其抗戰必勝的信念，撲滅恐日的心理，完成「在火線上」一書，普遍宣傳前線將士的英勇，藉以鼓勵作戰的士兵。一月初到重慶，主編「血潮」，發動文化抗戰工作，發表其「新從軍日記」及各種有關於抗戰的論文，鼓動青年界抗戰的情緒。三月初離開重慶，回到長沙，雖然只住下一個星期，除多次被邀公開講演鼓吹長期抗戰之外，還爲戰時兒童保育會募集千多元的捐款。月底復同維特出發徐海前線，他們寫了不少報告戰況的文章，做了不少幫助民衆動員的工作。直至首月間爲的她瘡痍交作，軍醫束手，纔不得已地回長沙湘雅醫院就醫。可是一聽到馬富潮口吃緊，她又不能安於病榻在涯，此刻已扶病嚮導湘雅醫院戰地服務隊上前線，並集其近作，成「第五戰區巡禮」一書。這樣忠勇爲國的精神，實在不能不叫我們在後方的人們肅然起敬！

談到冰瑩的作品，固然「從軍日記」一書無疑的堪成功之作，早已膾炙人口，哄動了世界文壇，無庸再爲介紹。即「青年王國材」，用第三人稱寫新舊社會交替過程中的一個所謂「小資產階級」青年的悲哀，也體情入理，流暢可讀。「前線」裏的拋棄、林楓、和清算，「麓山集」裏的一頁日記，望斷天

涯兒不歸、紀念我們的七份子；「湖南的風」裏的有趣的離婚、小土豪、湖南的風、丫頭主席……等都已博得文壇上不少的好評。「一個女兵的自傳」反映着封建社會裏的頑固家庭，對於子女倒行逆施的母愛，歷記作者艱苦奮鬥的經驗，可以視為青年求解放，求出路的一個正確的南針。「在火線上」以及最近出版的「新從軍日記」，更是用血和淚寫成的抗戰文字，盡情暴露敵人的殘暴，敘述我軍英勇抗戰的精神，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勇氣，令人讀後，不禁抖擻精神，恨不得馬上荷起槍械，騎上戰馬，衝上敵人的陣地裏去，一口氣吞下成千成萬的倭奴。至於筆調之流利，描寫之深刻，那更是冰瑩女士的特長，毋待辭費了。筆者的簡章介紹，暫時告一結束，遙祝在火線上辛勞的冰瑩女士健康，並預祝她在文化上將有更偉大的貢獻！（星島日報）

● 編者按：冰瑩女士曾於去年秋末在鄂東前線臥病，退回武漢就醫。因體弱故，改應教育部聘任特約編輯，半年來寫作民衆抗戰讀物十餘小冊，文藝作品數十篇，雖在病中，仍甚努力於文化事業，刻因前線我軍反攻猛烈，服務工作急待開展，復辭去教部職務，改任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婦女部主任，在渝招收大搞女服務員，已於本月十八日率領東下，赴第五戰區各交通線上策劃傷兵招待所工作。一待該區布置安定，即將前往河南、山西、陝西、湖南、江西、廣東各戰區，普遍發動戰地服務工作云。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附冰瑩女士著作書目

從軍日記

光明書局出版

青年王國材

中學生書局

青年書信

北新書局

前路

光明書局

麓山集

光明書局

湖南的風

北新書局

一個女兵的自傳

良友圖書公司

冰瑩創作選

仿古書店

在火線上

生活書店

新從軍日記

天馬書店

軍中隨筆

救亡日報

第五戰區巡禮

廣西日報社

戰士的手

獨立出版社